



新时代文学
写作景观

新时代文学写作景观 杨庆祥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新时代文学写作景观

杨庆祥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时代文学写作景观/ 杨庆祥著. --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1

ISBN 978-7-5321-8201-5

I. ①新… II. ①杨… III. ①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232984号

发 行 人: 毕 胜

责任编辑: 李伟长 崔 莉

装帧设计: 付诗意

书 名: 新时代文学写作景观

作 者: 杨庆祥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闵行区号景路159弄A座2楼 201101

发 行: 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中心

上海市闵行区号景路159弄A座2楼206室 201101 www.ewen.co

印 刷: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7.125

插 页: 4

字 数: 120,000

印 次: 2021年12月第1版 2021年12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5321-8201-5/I.6478

定 价: 59.00元

告 读 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37910000

杨庆祥

1980年生。

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作品有批评集《80后，怎么办》《社会问题与文学想象》，诗集《我选择哭泣和爱你》《世界等于零》等。

主编有大型青年作家研究丛书“新坐标书系”；科幻小说丛书“青科幻系列”；英文版80后短篇小说集 *The Sound of Salt Forming*。

责任编辑 / 崔 莉

装帧设计 / 付诗意

目录

†

上 编

这是一个人民的世纪

——第八次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大会发言 ... 3

21 世纪青年写作的坐标系、历史觉醒与内在维度 ... 7

“非虚构写作”的历史、当下与可能 ... 25

新南方写作：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 ... 45

科幻文学：作为历史、现实和方法 ... 65

与 AI 的角力

——一份诗学和思想实验的提纲 ... 77

创造内在于时代精神的政治抒情诗 ... 93

†
下 编

- 徐则臣《北上》：大运河作为镜像与方法 ... 103
- 李修文《诗来见我》：生命之诗与大地之魂 ... 117
- 鲁敏《奔月》：最大的变革和最小的反应 ... 127
- 葛亮《阿德与史蒂夫》：现实与传奇 ... 143
- 付秀莹《陌上》：“乡土叙事”的新变 ... 155
- 张悦然《茧》：80后精神成长的难题 ... 169
- 孙频《光辉岁月》：主动“后撤”中的自我建构 ... 189
- 胡竹峰《中国文章》：写法即活法 ... 201
- 王威廉《野未来》：后科幻写作的可能 ... 211

上
编

这是一个人民的世纪

——第八次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大会发言

尊敬的各位与会代表，亲爱的青年作家同行们：

大家下午好！

很荣幸能以一个青年写作者的身份在这里发言。我发言的题目是《这是一个人民的世纪》。

众所周知，自现代以来，青年就不仅仅是一个生理学的概念，它更指向一种热烈的青春气质和丰沛的创造性力量。青年写作的图景，也不仅仅是一种文字的自动表达，而更是一种心灵形式和历史形式，就前者而言，它“内图个性之发展”，就后者而言，它“外图贡献于群”。这两者的综合，奠定了整个中国现代写作的起源和经典谱系，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赵树理、孙犁、柳青、路遥、汪曾祺，这些卓越的创造者正是以一种深刻的“青春性”从历史中获得了形式，并将精神

性的光谱，折射进推动民族解放、社会进步和美学构造的实践行为中去。由此，写作不仅仅是在解释和想象世界，同时也在改造和建设世界。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时序轮回，转眼我们已经站在了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当代法国哲学家阿兰·巴丢有一篇著名的文章——《世纪》，他开篇就提出疑问：“这是谁的世纪？你们的还是我们的？”我想借用他的这个提问，来理解我们身处的此时此刻以及此时此刻一个青年写作者的责任和义务。

这是一个商业的世纪吗？资本和利润构成了这个世纪的重要逻辑，在一种高度物质化的语境中，精神性因为猛烈的撞击而变得复杂多变起来。

这是一个游戏的世纪吗？我们必须承认，有一种不严肃的虚无和虚拟正在我们的世纪游荡，它嘲笑着正剧，解构着价值，却在患得患失中失去了生活的质数。

这是一个“网红”的世纪吗？多媒体的技术发展以一种即时性的方式参与着文化的生产和传播，并在这种传播中获得一种可能过于浮夸的存在感。

不，这些都不过是居伊·德波所谓的景观化的表象，如果我们的青年写作仅仅停留在这些景观化的层面，就会因为某种内在性和整体性的丧失而失去对话的力量。

我亲爱的青年同行们，我们正处在一个急剧变动、迅猛发展的时代，多元并存的文化观和价值观丰富着我们的认知视野，同时也在以不同的方式拉扯着我们。青年面临着诱惑，青年写作的道路并非一片坦途。

那么，究竟什么才是我们这个世纪的重心？或者说世纪的重心以什么形象呈现其美学和历史的内容？经过长久的思考，我的回答是，人民！是的，这是一个人民的世纪。这里的人民，不是抽象的概念和空洞的符号。他们是工厂里的工人、耕作中的农民，他们是脚手架上的务工者，是讲台上的教师，是手术室里的医生，是我在早起和晚归的地铁里，遇到的一个个形色匆忙的上班族。是的，这就是我们的人民，在神圣劳动的召唤下，为追求人类幸福的自我完成和自我发展而不懈工作的普通人。

这是我们写作的生命之源和精神之源。我曾经在太行山区一个小镇的街头，听到两位母亲用河北梆子高唱她们的人生故事，其时群山肃穆，歌声嘹亮：对生的热切的渴望和信任，对世界的直接敞开和表达，用最贴切自我的形式，表达着普遍性的生命意志。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和真正的中国故事啊，那一刻，我被深深震撼了。

青年同行们，写作者的力量只可能来自我们脚下的大地和我们身边的人民。这些年来，我和我的同代人们一直

在创作中努力实践这种知行合一的美学观和写作观。我们忠实于自身的经验，但同时以一副灼热的心肠投身于时代生活的热烈和喧嚣，它的阔大和无穷。在前辈作家的注视中，在同代人的和而不同中，我们汲取古今中西的滋养，创造了并将继续创造着我们的主体性、民族志和世界语。

我们还做得远远不够，但我们会一直努力。

我亲爱的青年同行们，真理必须探究，正义值得追求。时代从来不主动呈现其面容和形式。光荣属于那些执著探索和艰苦书写的灵魂。愿各位的作品能够给时代以铭记，愿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人民的歌哭，在世界语中不朽！

谢谢大家！

21 世纪青年写作的坐标系、 历史觉醒与内在维度

一、如何界定“青年写作”

讨论青年写作的难度，首先在于怎么界定“青年写作”。这看起来就是一个极其模糊的词语，与其密切捆绑的概念还有青年作家、青年批评家、青年学者等等。即使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对青年的界定也一直处于变动之中，目前社会学总体趋势是将青年的年龄无限后延，比如最新的指标是 45 岁以下——一些国家和机构甚至放宽为 50 岁以下——而在早几年，这个指标是 40 岁以下。这些后延的指标满足了一种“永远年轻”的心理期待，而变化不居的数字暗示了青年果然是意识形态争夺的峰地，谁拥有青年，谁就拥有未来。或者用另外一句更耳熟能详的话来表达——“世界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就是永远

的青年。

在文学研究的场域，对青年的界定更是困难。按照斯坦纳的观点，所谓文学理论，不过是为了应对现代科学理论而创造出来的一个概念，本身就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这个意义上当然也说不上有多少科学性。^①近世以来，所谓的文学研究往往都是从社会学、历史学和心理学等等其他学科借鉴概念，这几乎毁坏了文学原本脆弱的根基，也从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文学的天性，让文学——尤其是所谓的文学研究面目可憎，对文学研究憎恶的话题容以后再发挥。我在这里想要强调的是，几乎难以对“青年写作”这一概念做出一个极具科学性的界定，它属于一种“习惯性用语”。如果按照索绪尔的观点，语言的本质不过是一种约定俗成^②，那么在文学生活和文学话题中，大量使用“青年写作”之类的概念只能属于“约定俗成”。所以我只是在约定俗成的意义上来谈论青年写作。所谓的约定俗成大概指这么一种情况，当我们谈论“青年写作”这个词的时候，会自然地在眼前浮现一幅地图，这幅地图包括为数

① 参见乔治·斯坦纳：《语言与沉默：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李小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

② 参见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明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

众多的作家、质量不一的作品，当然，还有一些含有价值判断的词语、记号和声音。

具体一点，从年龄结构来说，截至目前，当下中国的青年写作大概指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90年代这三个年龄层次的作家。80后、90后放进来自然毫无疑问，但是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作家可能觉得有点勉强，毕竟，最大的70后已经整整50岁了——这还是青年吗？这就涉及第二个问题，从文学史的判断来看，当下的青年写作还指向一种价值判断，即，这些作家作品是非经典化的，在艺术上还处于一种可塑期。或者更简单粗暴地表达是：他们还没有写出更好的作品！这一判断一方面可能来自批评家或出版人的吹毛求疵，另外一方面可能来自作家的谦逊或不自信。作家的谦逊或不自信是常有的事情，倒也不足为奇。矛盾的是批评家和出版人，他们在一种场合会对青年写作大唱赞歌，换了一个场合可能又会严加苛责，一方面他们会觉得青年写作已经构成了中坚力量，另外一方面又会在青年作家的书封上写下“一部堪比《活着》《白鹿原》”之类的推荐词，反而是暗示了一种“等级秩序”。这暴露了对青年写作认定的犹豫不决，这一态度有时候也会影响青年作家对自我的认识和判断——虽然在私底下他们都觉得自己已经写出了超越前代作家的作

品，但在公开场合，他们还是愿意保持一种文学史的低调，虽然这一低调并不能给他们带来真正的进步。如果生理年龄偏小，这样的姿态倒也能赢得“好青年”的美誉，但是对于那些确实已经写出优秀作品的“大龄青年”来说，比如70后中的一些作家，这显然并不公平。有时候作家会抱怨时代的风气以及批评家的缺席，我记得作家阿乙曾经在朋友圈喟叹50后、60后作家的好运：他们不仅碰到了恰当的文学语境，还有好的批评家——所以很快就被经典化了。但问题在于，好的文学时代、好的文学批评家和好的作家是不能完全割裂开来的，单个批评家的工作和认可并不能让鲁迅和沈从文成为经典，这里面涉及的时代、语境和运气，实在一言难以穷尽。但不管如何，对当下青年写作的观察和认知，也只能在这样一个略微尴尬的语境中展开。

二、以上世纪90年代为原点的坐标系

第二个与青年写作相关的问题是坐标系问题。具体来说，一是写作的坐标系，一是批评研究的坐标系。先从后者说起。我在高校任教，这几年碰到的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是，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学位论文，尤其是代表最